

徐忠远著

红玫瑰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WENYICHUBANSHE

下

徐忠远 著

红玫瑰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下

红 玫 瑰

徐忠远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工业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780 千字 印张:34 $\frac{7}{8}$ 插页:2

印数:1—3000 册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邓荫柯
封面设计:冯少玲

责任校对:赵威重

ISBN7-5313-2202-1/I·1916 (上下册) 定价:58.00 元

第三十七章

扩市场白杨更换销售点
再练兵雪洁模特显奇姿

大家又游了一会儿泳，红霞、江风、筱白杨都上到岸上坐在躺椅上闲聊，只有雪洁、丽丽和杨光没有上去。杨光是个水鸭子见了水没命，不在水里泡个够是不会上去的。雪洁很喜欢游泳，平时忙也没有时间，这回有机会在水里无忧无虑地全身心地运动轻松一下感觉非常好，她知道上去就是坐着不如继续在水里游。梁丽丽游泳技术最差，她心里憋了股劲要赶上姊妹们，所以在水里游得最认真。一直到离开饭还剩半个小时的时候三个人才上岸和红霞她们一起回到淋浴间冲淋浴，出了淋浴间到美容间简单地吹干了头发，上了点淡妆就到餐饮部吃饭。

仙梦康乐宫的餐饮部分两层，一楼是大餐厅摆有十来张大桌子二十多张小桌子，二楼是十八个包间。餐厅的装修是一流的，一楼天棚中间的大吊灯由六十多盏五颜六色的小灯组成显得非常气派。所有的大桌子都用仿古的黑色屏风隔开，把幽静和热闹这一对矛盾有机地溶合在一起。整个餐厅的椅子一律是古色古香的大木椅，显得特别庄重有气氛。

雪洁她们五个人坐一张桌，罗东生和汤枫认识她们也坐了

过来，跟着过来了三个人，介绍以后十个人分头聊了起来。和江风聊的是一个瘦瘦的中年人，江风看了他递过来的名片知道他叫庞广宇，民安证券公司的经理。江风早就听说过他是玫瑰市的传奇人物。庞广宇是玫瑰市第一批个体户中的一员，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挣到手的钱从不放在手里，而是都用于投资干新的事业。他开始时在大街上卖西瓜，一年剩两万块钱就在市场上买一个摊亭雇人卖肉，自己每天收工的时候去结账。挣的钱够买亭子时他就又买了一个雇人卖鱼，当年又买了第三个亭子卖鸡蛋。一年之内由一个发展到三个，三个亭子每个月合起来能挣八九千块钱。三年下来他有了二十多万元的储蓄，正赶上一个公司卖股票，他从这个公司的职工手里收购这些股票，基本上都是用原始价格买的原始股。那个公司的职工有不少人不认识股票的用途和作用，有的赔钱也卖给他。他把自己手上所有的钱都买了股票，有时候是现下来钱现去买。他一共买了二十六万元钱的原始股，等到职工股上市时一块钱的原始股卖到了十九块，他的二十六万元一下子变成了四百九十多万元，成了一个暴发户。他盖了一幢办公大楼，自己用不了就搞出租，大楼门前的牌子至少也有二十几个。他还办了个国安证券公司，自己也参预炒股，现在手上少说也有上千万的家底了。他不仅干大的，原来发家时的几个小店铺他也不丢，每年都能给他挣个十万八万的。他和江风一开口就让她搞证券，说：“你要想发财，搞证券是条捷径，比你办工厂强。你要搞证券，我可以帮你搞信息……”

和杨光聊的叫狄仁康，也是玫瑰市的一绝，他办了个外贸公司贷款上亿元结果赔得一塌糊涂。他现在是全副武装，自己开着高级轿车，手里不离大哥大，出入带小秘，腰里别着BP机。据说他是公安局重点保护对象，银行也对他待若上宾，谁

一说货

都怕他出现意外巨额贷款找不到主儿。这一桌里面狄仁康是第一大忙人，腰里的BP机不停地响，手里的大哥大不断地打，也没有什么正经事儿，一说就是半天，满口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放下电话也是口若悬河，像是没有缰绳的野马收不拢。他知道杨光当饭店经理，便对她说：“你告诉我一下你的饭店地址，我给你拉客人。我认识好多人，市委书记杨继业、市长吉星魁、两个同名的副市长海青云和区青云、建委主任常建中、公安局长袁大勇、卫生局长史静……”他一口气说了二十多个人名，杨光听了还都对，但接下来杨光听着就不是味儿了。他说：“这些人我都很熟，他们的家里我就像踩平道一样，求他们只要说句话你的饭店就发了。”杨光把嘴一撇笑了起来。那狄仁康说：“你别以为我吹牛，有机会我领你上市委书记和市长家去串串门，你就知道我说的不假了。”他这一说五位玫瑰小姐全都笑成了一团，不过谁也没有扫他的兴把事情点破，任他胡吣谁也不往耳朵里听就是了。狄仁康却不管别人听与不听，自己说得满有兴头，说高兴了就和别人碰杯，他极有酒量喝酒无数却一点醉意也没有。

和筱白杨聊的叫尹天成，是木料商场的总批发商，也是个大腕儿。他知道筱白杨干什么后，对她说：“知道你的密度板质量很好，我可不可以做你的包销商。”筱白杨问：“怎么个包销法呢？”尹天成说：“这些年天南地北都到我那儿发货，销售的厂家也越来越多。现在已经不是两年前了，那时密度板是皇帝的女儿，现在是下里巴人了。如果你的产品保证质量没有问题，给我时低于出厂价百分之三，我可以为你包销。”筱白杨最近还真遇到了产品销售上的一些问题，有几个老产品已经滞销，新的产品也由于竞争激烈而在玫瑰市销售不畅。她的产品大都打到外地销售，而玫瑰市的大市场却占有很小的地盘。她

算了一下，尹天成提出的条件并不苛刻，她的产品到外地销售也得花一笔钱，里外都差不多。便说：“尹总说的我看可行。我知道你在玫瑰市木料市场是非常有实力的，如果你肯于这样做是我非常乐意的事情。”两人当下说好，筱白杨第二天到他那里签约。

玫瑰市有三个大室内剧场，其中最大的一个叫中山剧场。中山剧场在玫瑰市的市中心，正面是中山广场，后面是中山公园。剧场和公园之间有一片开阔地，车多的时候就存车，车少的时候人们就在上面散步。靠剧场那面有一排广告牌，平时都是画电影剧照，来了重要的演出时就做演出广告。雪洁的时装模特队出国前在这儿演出十场，十天前这里的美术师就画了四幅模特演出广告。第一幅画的是雪洁拿着一束鲜花在向观众招手，下面三幅都是画的时装模特演出时的动作和场面。在第一幅雪洁的画像下方写着两行字，一行小字是：张雪洁时装模特队出国前汇报演出，第二行是五个大字：火红的玫瑰。

中山公园的北大门正好对着这些宣传板，每天上公园的人们出公园时一下子就看到了宣传板。加上报纸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尽管票价不算便宜，甲票五十元乙票三十元丙票二十元，可前五场票已经销售一空。雪洁每天都拿出赠券二百张让人分送出去，还注意请了玫瑰市的一些名流到场指导。演出的第一天，中山剧场后面的小广场里就停满了各式各样的汽车，剧场里座无虚席。雪洁送出的票也没有空位，她让人在送票时都先问好给票的人能不能来，能来看的才把票送去。这样，就避免了一些人拿着票而不来的现象，整个演出场地也显得很是热烈。

区青云和陆轻风是分开来的，坐的时候也没有坐在一起。

区青云先到后台，看到雪洁正和一个中年女子谈话。区青云打量了一下，那个中年妇女年龄看上去也就三十多岁，身材不胖不瘦眉眼长得很是周正，觉得有些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时又想不起来。雪洁见区青云来了，便上前和他握了下手。接着向他介绍说：“这是我的母亲，是我这台时装表演的总设计师。”区青云先是一愣接着一笑，说：“真是看不出来你是小张的母亲，我看你也就是三十出头的样子，你的女儿都这么大了，我的判断肯定是对了。”何莹莹一笑，说：“马上就奔五十了，再怎么说也不能像市长说得那样。”区青云说：“我看你挺眼熟，雪洁的身上到处都有你的影子。你有这样一个好女儿真值得骄傲啊，她很了不起，自己干了一番大事业。”何莹莹说：“这得感谢你们，感谢现在的政策。”

区青云说：“要说感谢我们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你女儿取得的成就是她个人奋斗的结果。要说感谢政策好还是对的，没有现在的好政策她有再大的能力也不能干出这么大的事业。”何莹莹点点头，她认为区市长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回到二十几年前，雪洁搞的这些事情都是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得天天挨批斗。她那个时候就是专心跳舞，结果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被批斗得死去活来。那时候农民多养两头猪多养两头羊都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何况干这么大的私有企业呢。

雪洁问：“区市长，演出结束后你是否上台接见一下演员呢？”区青云连连摆摆手说：“别问我，今天吉市长来，他的官最大，你说的事儿得问他。”雪洁说：“我注意看了，他没有来。”区青云说：“他说了，他有个外事活动，完事肯定来。”雪洁趴在幕布缝上看了一下，说：“吉市长来了，一会儿我下去看看他。”区青云听说吉市长来了，便说：“我得下去找他，有几个事情必须跟他说说。”说着和雪洁、何莹莹握了下手就

下去了。

今天的时装模特表演应该说是雪洁和何莹莹娘俩的杰作，整个演出的动作和场面的安排以及演出的服装都是她们俩人精心设计的。原来江风负责模特训练时，雪洁对时装队也不太用心，后来江风一走模特们没有人训练只是让方雅蕙给看着。演出也没有什么新意，就是做服装广告。因为当时国内没有时装队，到哪儿演出都是新鲜的也能应付得了。可是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不断提高，很多人告诉雪洁应该找一个专家搞好时装设计使演出提高一个档次。雪洁和方雅蕙研究这个事儿的时候，雪洁问方雅蕙：“你看我们请谁比较合适？”方雅蕙说：“我看请的这个人就在你的身边，让你妈妈来干吧，我想她是最好的人选。”方雅蕙一说雪洁眼睛都亮了，她埋怨自己的疏忽，妈妈真是一个最佳的人选，自己怎么把天天和自己在一起的妈妈忘了呢。她知道妈妈当舞蹈教授，对演出服装特别讲究，而且平时在一起看电视里的外国时装表演她都能讲出一套一套的理论来。

回家后她和妈妈说了自己的想法，本来以为妈妈会一口答应，没有想到她妈妈并不想做这件事，何莹莹对她说：“时装模特表演服装的设计是一种创作，它需要想象需要激情，也需要一定的投入。我的思想早就老化了，赶不上你们年轻人的潮流。”雪洁听了后，想了想说：“妈，你不要总把你说得那么老，我觉得你还很年轻，你到那些模特中间你自己也会觉得年轻的。如果说你缺少激情，这一点我可以做你的补充。”何莹莹还是摇摇头，说：“再说，从艺术的角度看，要创新就要有投入，得往里面填钱。”雪洁说：“只要是你肯出面帮助我，我可以给你拔一笔钱。”何莹莹还是不同意，雪洁只好拿出女儿的看家本领，就是说小话求她。何莹莹没有办法，最后还是同

意出山了。这一下子可把她累坏了，她几乎是天天找有关的录像带找各种介绍时装模特表演技巧的资料看，还买了好多服装剪裁的书籍研究如何做衣服，借了大量描写如何表现人的气质的心理学和生理学书籍。本来她的工作不忙，在大学教书也不坐班，每天都能给雪洁做饭做菜。接了时装模特的服装设计和艺术指导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没白没黑地看资料，研究服装设计。对于她来讲表演是本行，对模特们进行指导没有问题，关键是服装设计。

为了搞好服装设计，她不仅看大量的服装剪裁和设计的书，还到剪裁衣服的师傅那儿去当小学生。由于她的努力，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理，雪洁的时装模特队已经上了一个层次，但她为了给雪洁省钱好多设想都没有实现。尽管如此在北京的表演也赢得了观众和外国友人的赞扬，还受到了奥地利的邀请。因为这次出访代表玫瑰市，吉市长给拨了二十万元钱，雪洁也给拨了二十万元钱。四十万元钱圆了她一个梦，创作出一台“火红的玫瑰”时装演出节目。原来她想搞一场“春的回归”节目，雪洁坚持要搞“火红的玫瑰”，最后还是她做了让步。但是雪洁答应她，以后可以搞一台“春的回归”时装表演。

主题一经决定，娘儿俩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这台节目的服装设计是她和雪洁的共同作品，每套时装她设计好了以后都要和雪洁研讨一番，有时候两人争论半天才能最后做出决定。这台节目已经脱开了原来的纯商品广告宣传的模子，可以说是一个艺术创作了。这里既有演出的色彩，服装又很讲款式，既有欣赏表演的一面又有实用的一面。整个这台戏也是雪洁和她母亲唱主角，雪洁自己报幕，下来以后和何莹莹一起做舞台监督。

七点钟雪洁准时掀开帷幕站在了幕前，黄色和红色聚光灯一亮把上了妆的她影在灯光之中。雪洁没有拿大的话筒，而是在衣领上别了个小小的无线麦克。这样，她俊美的脸没有任何遮挡展示在观众面前，把美带给了人们。她穿的服装非常奇特，一身大红的紧身衣服戴了很多饰物。她头顶一个每个角都是中国古建筑皇宫屋檐一角的八角帽，双肩和前胸是缩小了的古城楼，两腕和两条大腿各有一道金光灿灿雕龙画凤的金属箍。她一出现，整个剧场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一点声音也没有。

明天天坐在下面，看到如花似玉的雪洁心里激动不已，一种自豪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非常佩服雪洁的工作能力，喜欢她善良的心地和高尚的人品，更欣赏她那像是雕塑出来的美。他心里说：“雪洁，我有了你就再也无所求了。”他想到即将到来的奥地利之行，想到那时他将和雪洁在一起，心里不由得一阵激动，觉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雪洁深深地向观众鞠了个躬，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前来助阵的几姊妹在红霞的带领下也使劲地鼓起掌来，红霞觉得两手都拍麻了。雪洁站在那里落落大方，掌声一停就充满激情地说：“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今天我和我的母亲还有所有的演员热诚地欢迎你们，我们感谢你们的光临。我们也感谢支持我们的市政府领导和关心帮助过我的朋友，感谢在时装模特队成立时做出重大贡献的王一夫老先生和王天先生，还要感谢我们玫瑰市的每一位公民。如果没有全市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的辛勤工作，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我们的时装模特队就没有生存的肥田沃土，我们奉献给大家的这台火红的玫瑰其寓意就在于此。我希望我的演出队能给每一位观众心头点燃一把火，再通过在座的每一个人把我们玫瑰市点得更加红火。火红的玫瑰，玫瑰的火红，让她红在舞台上，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

心头，红在我们玫瑰市的每一个角落。下面，请大家欣赏大型时装表演火红的玫瑰。”雪洁又深深地向观众鞠了一躬，然后掀起帷幕退进舞台里。全场又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一直到帷幕拉开。

当帷幕拉开后，舞台上展示给观众的是一个个造型独特的模特的身影。此时全场的亮灯都熄了，只有舞台上最里面的彩幕上映出一点淡淡的红光，人们看到的模特都像是一张张形态各异的黑色剪影。随着灯光亮度的增加，舞台上的模特渐渐地清晰起来。正面的站在靠彩幕台上的六个模特都和雪洁一样的装束，斜着站在两边的八个模特都穿的古装。这时响起了音乐，模特们随着拍节开始走起模特步。剧场里临时在观众席上架起了一个长条台子，和舞台合起来成了一个T字，模特们不时地走到T字的下端，全场很是活跃，人们不时地鼓掌为模特的表演叫好。

在人们注意看模特们表演的时候，雪洁换了装从侧门走下来，坐到吉市长和区市长的后面明月天和红霞的中间，旁边是她的几个妹妹。她一坐下来，激动的明月天就用右手紧紧地攥着她的左手，附在她的耳朵上小声说：“你真美，比画上的仙女还美。”红霞在雪洁的右边用左手握着她的右手说：“真棒，太美了。”雪洁小声地说：“你是有文艺细胞的，注意看看好多提些改进意见。”

整个表演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古老的玫瑰，主要是展示玫瑰市的古老风貌。第二部分是觉醒的玫瑰，主要是展示玫瑰市发展的坎坷。在这一部分，雪洁甚至把“革命时代”的单一的黄衣服也搬上了舞台，当然那是模特们走正常步进行表演的。第三部分是新生的玫瑰，是整个时装表演的核心。这一部分模特们穿起了各种各样款式的服装，其中展示了很多玫瑰

市盛行的服装，在这一部分二十几个演员没有穿一件重样的服装反复出场，演出热烈而又火爆。

演出期间除了雪洁请的两位摄影师照相外，很多观众自己拿着照相机不停地照，闪光灯不停地闪动使录像师叫苦不迭，闪光灯每次闪动都会破坏录的画面。雪洁在后排看到吉市长不断地点头，便探过头去问：“吉市长，演出结束后想请你和其他领导上台接见演员行不？”吉市长连声说：“可以，可以。”雪洁忙告诉区市长和其他的主要领导结束时陪吉市长一起上台接见演员和照相，又告诉明天和红霞照相的时候都要上，并把来的几姊妹都请到台上一起照相。说完自己忙离开座位上了后台换了一套服装，准备结束时上台。

几姊妹筱白杨坐在最边上，正巧挨着汪海洋。筱白杨想起自己答应给江风和他做月老的事，便在和他闲聊中有意却似无意地问汪海洋：“海洋，听说你已经有了意中人，是不是？”汪海洋摇摇头，问：“你听谁说的？”筱白杨一笑，说：“你还跟我装糊涂，人家都说你和江风好上了。”汪海洋听了后脸一沉，说：“你可别这样说。我很尊重她，她给了我一个创事业的机会，我也想给她当然也是给自己好好干。可这和感情的事情是两回事儿，我再怎么样也不能找二……”他想了半天没有找出合适的词儿来。筱白杨见不是话头，转口说起了别的事儿。

时装表演的最后场面是彩幕一片火红，穿着各式服装的模特小姐展示各自的风采，穿了一套雪白的连衣纱裙的雪洁和穿了一套米色西装的何莹莹站在中间，雪洁说：“演出到此结束，再一次谢谢大家的光临。”说完拉着母亲何莹莹向前走了两步向观众鞠了一躬，热情的观众掌声不断，雪洁和何莹莹又鞠了一躬和第三躬，台下的观众还是不走。这时吉市长带着一行人

走到了台上和演员们一一握手后站在了中间一排，红霞和其它几个姊妹也都上到了台上，雪洁招手让站在旁边的明天到了自己的身边，又把王一夫和王天也拉到了自己的身边后，一边鼓掌一边和观众告别一边让摄影师照相，一直到大部分观众退了场才把幕拉上，然后邀请台上的人和她们一起到旁边的饭店吃晚茶。

吉市长握着雪洁的手说：“明天我有个大会需要讲话，得早点回去再看看材料。我看了这个表演觉得挺好，我不懂艺术说得不一定对，我觉得你的时装表演有自己的特色，你在时装表演中寓进了反映自己母亲城市变化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创造是一个奇迹，祝贺你和你的母亲，愿你们出国演出顺利。看了你的演出，我还是那句话，你每出一次国我都要想办法资助你。请原谅我这次早退了，以后有机会再和你们吃晚茶。”说完就走了。王一夫走上来握着雪洁的手说：“这套节目很好，我度过了一个很好的晚上。本来我对模特表演是有点成见的，看了今天的表演打破了我的这个成见，看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都年轻了。现在回到了现实，你知道我已经两年不吃夜宵了，我就告辞了，以后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找我。让王天在这里，替我吃你的晚茶。”说着也告辞走了。

区青云过来对雪洁说：“很好，我没有白张罗来看你的时装表演，确实是一流的演员，一流的服装，一流的演出，一流的设计。当然，首要的是因为有你，这个一流的组织者。”雪洁一笑，说：“市长也是一流的口才，什么话到你嘴里听起来就生动了。你是不是参加我们的晚茶会？”区青云两手一摊，说：“我也很抱歉，我还有个应酬这次就不能参加了。不过我保证，下次一定参加。”说着两手一拱晃了晃，说：“再见，我

们以后见。”便急忙走了。

王天也来告辞，雪洁说：“天哥，刚才干爹说了，让你替他吃晚茶，你要走了就太不够意思了。小婵来没？她要来了一起去。”雪洁这样一说，王天就不好意思走了，只好点头说：“小婵没有来，我就一个人吃三个人的份儿吧。”雪洁忙让明月天陪着王天。自从王天和小婵结婚后，雪洁就正式管王天叫哥了，明月天也跟着雪洁叫他天哥。有些人也走过来向雪洁告辞，虽然雪洁尽力挽留大多数人还是走了。雪洁的几个姊妹一个也没有放走，一起让明月天和方雅蕙给领到了剧场边上的秋香晚茶店。雪洁和模特们忙到后台换下了衣服，也都赶了过去。

雪洁她们进了秋香晚茶店后，整个店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九点钟刚过，吃晚茶的人不多。她们四十来个人进来后占了一半的桌面，店里一下子显得非常红火。今天这里变成了女人的殿堂，整个屋子里除了雪洁她们这一帮外的两个小桌有四个男人外，她们的队伍里只有三个男的。那就是明月天，王天和禾山三个人。方雅蕙和模特们都坐在雪洁左首的五张小桌上，剩下的人把三张小桌并在一起大家围坐着。

雪洁的几个姊妹都挨着雪洁的左边坐着，其余的人坐在雪洁的右边。何莹莹坐在雪洁和禾山的中间，依次坐着王天和明月天。谁想吃什么就拿什么完全采取自由式，明月天问王天喝什么酒，王天摇摇头说：“不喝了。”雪洁一听便说：“天哥你少喝一点，我陪你。”王天说：“我知道你不愿意喝酒，别为我强喝。”雪洁一笑，说：“我们少喝一点，我这些姊妹也得喝。”便要了一瓶剑南春，又问禾山：“禾局长想喝点什么呢？”坐在何莹莹旁边的禾山说：“我陪何教授喝点葡萄酒吧。”何莹莹和禾山早就认识，何莹莹说：“你知道我不能喝酒。”禾山说：

“喝一点葡萄酒没有事，我陪你喝。”他们要了一瓶红葡萄酒，一人倒了一杯。

雪洁她们这边的酒刚刚喝上，那边的模特小姐全都吃完了，在方雅蕙的带领下向所有的人告辞走了。方雅蕙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对雪洁说：“家长们都在饭店外面等着呢，小姐们一出去就都被家长接走了。”雪洁说：“那你也坐下来喝点吧。”方雅蕙就坐在了明月天和红霞之间。雪洁端起酒杯说：“难得我们能在一起相聚，我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让我们干了这杯。”说着起来和每个人碰了下杯便一饮而尽，在座的人除了何莹莹和禾山以外全都一饮而尽。

红霞看了一眼梁丽丽和叶青青，笑着说：“我还是第一次看你们俩喝酒，什么时候开始的？”两人都瞅着红霞却谁也没有说话。那边禾山也把杯子举起来对何莹莹说：“我们好像也应该干了，给她们助助兴。”何莹莹说：“那可有点难为我了。”禾山说：“你喝了看看能怎么样？你有些事情总也不想迈那一步就什么时候也不知道那种事情能做还是不能做。”在禾山的一再劝说下，何莹莹把酒喝了，只觉得甜甜的。禾山又给她倒了一点，何莹莹问：“嫂子最近怎么样？”禾山脸色一暗，说：“她已经走了。”

第三十八章

看夕阳莹莹回忆伤心史
沐春风江风又遇新相知

何莹莹听了禾山的那句话，心头不由一紧，问道：“怎么走的？”禾山叹了一口气，说：“是心脏病突然发作。那天晚上还好好的，看完了倪萍主持的综艺大观后又看电视剧，看得高高兴兴的，和我有说有笑，突然哼了一声就不行了，我打了一二零电话急救中心，医务人员十分钟就到了却没有抢救过来，我坚持做了解剖还是突发心脏病，可平时一点迹象也没有。”两人脸上都露出了一片哀色。

何莹莹心里很是感叹，想起了二十几年前自己丈夫暴死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当时自己如花似玉可转眼自己已经到了抱孙子的年龄了。她很同情禾山，五十多岁失去妻子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可是她同情之余又对禾山刚才对她的殷勤产生了几分反感，觉得他老婆刚死却能若无其事地喝酒谈笑太不近人情，便不太愿意和他多说话。禾山却丝毫没有感觉，对她依然如故。

王天喝了两杯酒，便起身告辞。雪洁说：“天哥，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你就宽松一下呗。”王天说：“我明天得起早外出，就不想熬夜了。”雪洁见他这样说也没有再留他的理由，